

淵鑑類函

卷一百三十一之卷一百三十二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政術部九

禮賢

任賢

得賢

知人

不求備

棄賢

蔽賢

施惠

賑卹

擅賑貸附

求糴

興利

方略

勸課

得民

不拾遺

禮賢一

原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

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

者處賢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孟子曰用上敬下

謂之尊賢說苑燕昭王問於郭隗曰齊人削取八城

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昭王避席願聞之郭

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

政術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三十

禮賢

也其實友也霸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
其名臣也其實虜也今王將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
廝役之材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以求臣則人
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勢以求臣
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
之材至矣

增

漢文帝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曰孝

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
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
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
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

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
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導民焉 經濟類

編賈誼曰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
四曰左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取師之禮出位而朝之
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
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
令召矣 劉向曰游江漢者託於船致遠道者託於乘
欲伯王者托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奚此伯王之
船乘也 晉書曰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贊
爲煩請絕其禮幣詔從之皇甫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

夫不可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
易之明義元纁之贄自古之舊也若湯與文王或身即
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
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 經濟類編曰唐代宗嘗
問關播以爲政之要對曰爲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
之爲理代宗曰朕比以下詔求賢又遣使廣加搜訪須
能者用之若何對曰下詔所求及使者所薦唯得文辭
干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 唐書李
絳謂憲宗曰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
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 又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

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事文類聚曰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堦坐稍久則吏從旁喝相公尊重客踧踖起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皆與之抗禮送之及門視其上馬自是羣公稍效之

禮賢二

原左傳曰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

無不恤也

呂氏春秋曰齊桓公告魯曰管夷吾寡人

之讐也願得之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轡其拳
膠其目盛之以鴟夷置之車中至齊境桓公使人以朝
車迎之被以燿火累以犧猋焉生與之如國命有司除
廟筵几而薦之

增

經濟類編曰齊桓公見小臣稷三

至不得見也從者曰萬乘之主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
不得見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之傲爵祿者固輕
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輕其士縱夫子傲爵祿吾庸敢
傲霸王乎五往而後得見 又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
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於郭門之

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居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
甯戚飮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
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
史記曰子貢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 又曰

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
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人亦苦矣穆公于是與由余曲
席而坐傳器而食 **原**韓詩外傳曰楚莊王使使賁金

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婦願入計之即
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相則結駟列騎食方丈
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爲食食粥毚履無怵惕

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
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
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史
記曰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
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
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 又平原君傳曰虞卿者遊說
之士也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
一雙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 戰國策曰燕昭王
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往見郭隗曰敢問以國報讐者奈
何對曰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

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于燕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
郭隗曰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于隗
者乎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士爭湊燕 西京雜
記曰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
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
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
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
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
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增漢書曰初楚元王交禮待

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致酒常爲穆生設醴及王

戊即位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 事文類聚曰漢樓護家居長安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罷朝欲候護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聽強諫反兩立閭巷 李膺有疾不通賓客惟陳仲弓來乘輿出迎之

原魏志曰鉅

鹿張璠學兼內外前後辟命並不就後遷居任縣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璠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 吳志云周瑜

薦魯肅才宜佐時權即見肅與語甚悅衆賓罷退乃獨引肅還合榻對飲 又劉基傳云孫權大暑時嘗於船中宴飲於船樓上值雷雨權以蓋自覆又命覆基餘人不得也

增

事文類聚曰劉麟之少尚質素車騎將軍

桓冲聞名辟爲長史固辭冲常到其家麟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麟之曰使君旣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愧詣其父 又曰郭林宗名益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晉書曰元帝遷鎮東大將軍遺賀循書曰虛薄寡德忝備近親謬荷寵位受任方鎮餐服元風景羨高矩常願棄結駟之軒軌策柴車而造門徒有其懷而無從賢

之實者何良以寇逆殷擾志在竭節耳羣望顓顓實在
君侯庶稟徽猷以弘遠規今上尚書屈德爲軍司謹遣
參軍某銜命奉授望必屈臨以副傾遲循猶不起 宋
書曰羊欣常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
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將軍見羊欣遂易
衣改席欣由是益知名 唐書曰自德宗朝宰相歸私
第百官不敢及門裴度以方討不庭宰相宜日接多士
冀有所得因奏請通賓客許之四方布衣盡得以策干
宰相至今宰相私接士度之請也 宋史高宗時侍讀
范冲薦尹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

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命漕臣奉詔至涪親遣始就道
至九江又疏辭張浚當國言其拒劉豫之節且所學有
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津送至國門 元史元世祖
在潛藩以安車迎李俊民延訪無虛日 明紀事本末
明太祖爲吳王時旣下處州遣使以書幣聘青田劉基
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明年三月基等至建康
入見喜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命有司創禮賢館處之

禮賢三

原築臺

懸榻

郭隗謂燕昭王曰王欲禮賢請從隗始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也後漢樂安太守陳蕃郡人周璆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致之而不

政術部

禮賢

禮賢

名特為設一榻去則懸之璆字宣之案與徐孺子事不同並存之

引車見朱亥避

寢舍蓋公

史記魏有隱士侯生為夷門抱關公子欲厚遺之不受乃置酒大會侯生曰有客在市屠

中願枉車騎公子乃引車入市侯生下見朱亥睥睨久立公子顏色愈和漢書曹參為齊相聞有蓋公善治

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乃避正寢舍之

降尊就卑

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易

隗囂與馬援共臥

關張與先主

同牀

後漢馬援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及還以為待詔使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隗囂與援

共臥起問以東方流言及京師得失

蜀志云先主為平原相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

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

增栖筠執經問義

鉅夫奉詔求賢

唐書李栖筠拜西都團練觀察使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等超拜學官

身執經問義

元史吳澄字幼清力聖賢之學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

懷金訪師道

守禮絕章惇

宋史陳師道初遊京師

門傳堯俞欲識之先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持刺字俛
顏色伺候乎公卿之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吾將見之
懼其不吾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為餽
比至聽其議論益敬畏不敢出又曰章惇在樞府將
薦師道亦屬觀延之師道答曰辱書諭以章公降屈年
德以禮見招不佞何以得此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
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為
臣則不見於王公所以成禮而其蔽必至自鬻故謹其
始以為之防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復無平生之舊
公雖可見禮可去乎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
也若昧冒法義聞命走門公又何取焉幸公他日成功
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欸段乘下澤車候公於東門
外尚未晚也及惇為
相又致意焉終不往

改名高陽里

更署浩然亭

唐書

賀德仁越州山陰人與從兄德基師事周弘正以文辭
稱人為語曰學行可師賀德基文質彬彬賀德仁兄弟
八人比漢荀氏太守鄱陽王伯山改所居甘滂里為高
陽里又曰樊澤為節度使時孟浩然墓碑壞澤乃更

為刺史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

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誠謂賢者名不

可斥更署

躬至簿廳

獨拜牀下

宋史呂午嘉定間

致之幕下事一決于午守張忠恕浚之孫也薦午尤力

時忠恕之母就養而時時躬至簿廳迎午二親入郡與

午皆衣彩衣奉觴上壽邠人榮之

類聚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家獨拜牀下

延聘何基

師禮王栢

詔舉賢特薦基與建人徐幾同理宗立授史館校勘終

亦不就也又曰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

王栢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

鄉之耆德皆執弟子之禮

李密修弟子禮

彌遠

置人才簿

唐書徐贍字文遠性方正舉動純重實威楊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此盛德也安敢不盡將軍若欲為伊霍繼絕扶傾吾雖

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為李密所得密使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

又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文遠謝曰前日以先王之

道授將軍今將軍擁兵百萬威震四海猶能屈禮老夫